



往事如歌

爷爷的咸菜罐

浮尘(新乡市)

爷爷有两个咸菜罐,粗瓷的,两头白,中间黑,比篮球还要大些,椭圆形,每个罐脖子上都有三个绳圈,穿上粗绳可以吊挂起来。罐口上扣两个小瓷碗,白底黑面,倒扣在缸口,正好把罐口封住。两个罐,一个罐内常年腌的是豆腐,一个罐里常年腌的是红绿辣椒。这两样,是爷爷一生的最爱。

爷爷吃饭,从不挑剔,他一是嗜咸,二是嗜辣,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腌辣椒。不管是吃窝窝头、馒头、萝卜缨包子还是喝小米粥、玉米糊、疙瘩汤,乃至吃蒸红薯,爷爷都吃着腌辣椒。特别是中午吃奶奶做的手擀捞面条时,爷爷常常是一口面条一口辣椒,一碗面下去,小半碗辣椒也就下去了。三伏天,爷爷中午吃捞面条时,常常坐在老屋前大榆树下横放着的大桐木树干上,光着脊梁,肩上搭条毛巾,面前的小方凳上放一碗红绿相间的腌辣椒,树荫下,爷爷一口面条,一口辣椒,常常吃得汗流浹背,头上、脖子、前胸、后背的汗像小河流淌一样,蜿蜒着从爷爷古铜色的上半身淌下。爷爷边吃边滴,边滴边擦,有的汗珠竟直接从他的额头滴入碗里。爷爷常说,这样的天气,吃着辣椒吃面条最过瘾、最痛快、最得劲儿。

我上小学一年级的一天中午,奶奶又做了手擀面,我端着碗坐在爷爷旁边,看他吃面就着辣椒吃得得劲儿,就扭头看着爷爷。爷爷猜出了我的心思,对我说:“尝尝,就着吃面,可得劲儿。”我端着碗凑过去,在爷爷的辣椒碗里夹了一筷子放进嘴巴里,刚嚼了两三下,一股又咸又辣的感觉直击味蕾,舌

头和口腔立马有一种着火的感觉,辛辣透过口腔直撞脑门,又进入鼻腔,登时辣得我涕泪交加。我一口把辣椒吐到地上,吸溜着舌头赶紧把碗放到小木凳上,原地转圈跳跳蹦蹦,嘴里不停地叫着:“辣死了,辣死了!”爷爷哈哈大笑说:“你吃得太猛了,快去拿凉水漱漱口。”我飞也似地冲向水缸,舀起大半瓢水连连漱口,又喝了两三口水,这才止住了口中辣味,回到爷爷身边,嘴里兀自说:“太辣了,太辣了。”爷爷说:“孩儿啊,我像你这样大时,头一回吃辣椒,也是辣得满地直蹦,可是吃着吃着,就不觉辣了,反倒是越吃越香。不信,你每次咬一点试试。”我将信将疑地夹了一小条凑到嘴边,咧着嘴唇轻轻地咬了一小点,刚觉得辣,马上扒拉一口面条,这样去吃,马上感觉面条好吃了不少。我对爷爷说:“就是,就是!”爷爷又是一阵哈哈大笑。从那之后,每次吃捞面条,我就端着碗去找爷爷,从他的辣椒碗里夹两根子放在碗边,小口辣椒大口面,也是吃得汗下如雨,那种酣畅淋漓的通透让我也逐渐喜欢上了辣椒。直到现在,但凡在家吃面,必先腌一小碗辣椒,且是红绿相间的那种。

土地包产到户前,爷爷一直在生产队的菜园里干活。每天吃过早饭,爷爷就拎上一个暖水瓶去菜园里,一直忙活到中午头,我放学回家,奶奶也就基本上做好了饭。奶奶边切面条边对我喊:“三啊,去菜园里喊你爷下晌吃饭了,我这样儿马上下面了。”我放下书包,小鸟一样飞向菜园,离着老远就喊:“爷爷,面条快下锅了,下晌吃饭了。”

有一次去菜园喊爷爷吃饭,看着架子上滴溜着的翠绿翠绿的小黄瓜、已经红透的西红柿、肥嘟嘟的紫茄子,我就小声对爷爷说:“爷爷,这会儿没人,给我拧个尝尝呗。”爷爷脸一沉:“这是队里的,没有人也不中,你过来。”爷爷把我领到河边,原来这里有一大片荒地,都是砖头瓦块和杂草,爷爷利用空闲时间,用了半个月把杂草清掉,把破砖烂瓦一块块捡出堆在地边,开出一亩地大小的一片荒地,也都种上了蔬菜,只是没有队里的样多,但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都有,也有韭菜、大葱,但一半都是辣椒。爷爷说:“这是我开荒种的,这里的可以吃。”说完,就走进地里,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各摘了一个,放进浇地的垄沟里洗净递给我。“吃吧,队里的不能动,要不队长和大家就不信任我了。”我看着爷爷,点头如小鸡啄米。

夏秋两季,生产队每周分一次菜,一般是周六下午五点,爷爷这天中午一般只午睡到下午两点,就起床进园子摘菜,分类堆放,然后按每人二斤的标准按户分堆,每堆上放有户主名字的小纸片。排队签字,之后装车拉走,旁边放着一个地磅,谁家有疑问可到现场复称。每签一斤,爷爷总要说:“旁边有磅,再过过,再过过。”可从来没有人再去过,爷爷的为人处事,大家都信得过。我这时才懂得了爷爷为啥不让我吃队里的果蔬。

一天中午放学,我去喊爷爷回家吃饭,看到他光着膀子,在大日头底下挥汗如雨地在河边用泥巴砌墙,我问爷爷:“爷爷,大热天的,你这是弄啥嘞?”“大

家伙在地里干活,有时想上茅房没地方,我弄个临时的,既方便了社员,又给菜园子攒了肥,一举两得。庄稼一枝花,全靠粪当家。菜地不能上化肥,上化肥种出的菜,味儿不正。”

爷爷屋里的墙上钉了一排大铁钉,上面挂了一大溜葫芦,每个葫芦里都装着一种菜籽,这些菜籽都是爷爷秋天精心挑选后晒干储存的。爷爷说,这样来年就不用再让队里花钱买菜籽了。爷爷用的洗脸盆是生铁铸造的,用了几十年了,一次不小心从凳子上摔到地上,盆底裂开了一道纹,洗脸时总漏水,父亲说:“扔了吧,我去买个搪瓷的吧。”爷爷不同意,说“买个新的得七八块钱,箍箍就行了”。后来,街上来了铜锅的,爷爷花了两块钱,铆了5个铁钉,一直用着。爷爷和奶奶一共生育了5个孩子,4男1女。父亲是老大,在乡办的综合厂工作,四叔和姑姑也在综合厂上班,三叔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小车队当兵,复员后又安排到了综合厂。二叔在邮政局工作,是家里唯一的国家正式职工。爷爷空闲时,经常给我讲他年轻的时候和我父亲及叔叔、姑姑小时候的事儿,讲着讲着爷爷就会对我说:“现在的日子是真好啊,每天能吃白馍馍,每天能吃捞面条,吃的时候还能就着小葱拌豆腐,就着腌辣椒,这就是天底下的幸福生活啊。”

让爷爷幸福感倍增的,还有那两个咸菜罐,那是爷爷幸福生活的点睛之笔。我常常在想,要是爷爷能活到现在,过上现在的生活,那爷爷不知道该会幸福成啥样子啊!

蓝天澄澈万里无云,
青山巍峨绿野茵茵,
在雄奇峻秀的南太行悬崖之下,
大禹庙八路军野战医院正镌刻着深深的年轮!

备注:

◇周村大禹庙为太行南区八路军野战医院,为伤病员休养治疗康复之地。

◇紫禁城、开封府是我父辈读书学习、开始革命之地。

◇1937年,全面抗战爆发,父辈们投笔从戎,参加抗战。他们最大的24岁,最小的只有12岁。

◇开封旗杆街四十三号是伯父孙永慈为党做地下工作时的居所。

◇书店街拐角楼、马府坑十九号是姑母吴敏(孙永德)做地下工作的地方。

◇鱼池村兵工厂是八路军的兵工厂,史载,叔叔孙永宇奉命率部将五支队武陟的兵工厂转运至夺火镇鱼池村。

◇邹友梅——太行南区第五支队队员,抗战初期,壮烈牺牲,部队立碑纪念。

◇峪河口是太行南区八路军第五支队的驻地,叔叔孙永宇时任支队长。



诗林折枝

我们苦苦地追寻

——与裨琳赴辉县市峪河口再寻父辈足迹有感

孙言铭(新乡市)

追寻,

在平城,在陵川,在晋城,在薄壁,在平向,在周村,大王庙太行南区野战医院遗址,我们终于捕捉到你们的脚印!好心的红色遗址监管员李得金,带我们找到了太行南区第五支队的一座烈士坟。

碑上的字迹已被侵蚀得斑驳难认,但是,碑额上的四个大字“太行南区”却清晰道劲!

隐约呈现出第五支队的印痕,下面的名字只有一个字——“梅”。

我们推测应该是抗战初期英勇牺牲的邹友梅。

我童年时听伯父讲过,爸爸讲过,这个名字一点也不陌生!

穿过岁月的烟尘,我们苦苦地追寻,

无论是战斗在太行山上,还是野火春风斗古城,无论是与敌斗争的漆黑暗夜,还是轰轰烈烈的战争风云,我们看见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!

我们看见了青纱帐里闪烁的红缨!我们看见了“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!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!”

啊,父辈们,你们为之浴血奋斗的梦想,如今都已成真!

请接受我们崇高的敬意吧,你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太行山上!

你们顽强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将永垂青史!

穿过岁月的烟尘,我们苦苦地追寻。

穿过岁月的烟尘,我们苦苦地追寻,

从紫禁城的老街古巷,到开封府的铁塔龙亭,天安门前游行队伍里有你们的身影。

穿过岁月的烟尘,我们苦苦地追寻,

书店街拐角楼上分明还亮着油灯,旗鑫街四十三号刚送出加急密信。马府坑十九号还响着电键的滴答声,

假扮夫妻战斗在敌人心脏,传奇故事被说得精彩纷呈。

穿过岁月的烟尘,我们苦苦地追寻,

在夺火镇夺火村的北庙里,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整齐列阵。在八路军兵工厂的鱼池村,军械车间神秘地锁着两道门。墙上的简笔画朴拙动人,太行军民抗日的豪气塞满乾坤。

穿过岁月的烟尘,我们苦苦地

追寻,

大半个世纪,我百无一用,却自豪有健在而善良的母亲。

几年前的一天中午,母亲离我而去,65岁的我,成了没娘的孩子。

母亲名叫魏新华,1925年出生,武陟县詹店镇人,她的父亲魏安岚当过乡村教师,因保护村民1939年被侵华日军活埋,此后母亲和姥姥一家人相依为命,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。

多年来,浮现在我眼前的永远是母亲不屈的个性和诚实善良的品格。母亲不愿在城市久住,只有随她。母亲说,穷家难舍,躺在农村自己洒过汗水、流过泪水的土地上休息最踏实,睡觉也香甜。而我知道母亲更不舍的是那有她的救命恩人。

灾荒年生父裴新光因病英年早逝,家庭的变故和生活所迫,母亲背井离乡外出讨饭时经人介绍遇到相惜相怜之人,母亲心善,从此托付终生。

我刚懂事那年,农村是大集体农业,忘不了母亲在生产队劳动收工时带我路过玉米地,我背向她偷偷掰了棒金黄色的玉米,想着回家煮着吃。母亲发现后一巴掌把我打哭了,说是集体的东西不能往自己家里拿。从此,我开始敬畏母亲的严厉。更忘不了,夏季连降几天大雨,家里住的土坯房顶渗透了直往下漏雨。特别是夜里雨下得更大,母亲点着油灯用水桶,面盆整夜接雨水往屋外倒,护着我和幼小的姊妹们睡觉。记得我7岁那年的农历八月十五,母亲带着我出延津县老家,又从新乡市辗转坐火车去探望远在詹店农村的姥姥,下了火车还要徒步走3公里的路程。不巧那天正遇上小黄河堤坝决口,路上到处都是水,直到深夜还未走到姥姥家,而且走着走着就没有了路,眼前出现一片坟地,坟地里也都是水,在昏暗的月光下让人十分害怕。母亲便背起我踩着深过大腿的积水继续赶路,走了很远仍然



亲情低语

永久的思念

裴祥旺(新乡市)

没走出那片坟地,我吓得趴在母亲肩膀上不敢吱声不敢抬头,只是大把触摸着母亲脸上淌下的汗水……后来,遇见一位老汉,他拿着铁锹引领着母亲走出了那片地带。到达姥姥家时已是深夜,因水淹全村人都迁到了附近的大堤上暂居。母亲一见姥姥就抱头痛哭起来,哭过后才发现她亲手给姥姥做的月饼全弄丢了。

母亲一生勤俭持家,尊老敬老,待人处事厚道诚实,深受邻里称赞。

母亲还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国家建设,由于吃苦耐劳,被上级评为先进个人,给她发了一张奖状和一条围巾。这些奖状和奖品母亲一直保留到我上初中的时候,后来由于多种原因,那张奖状也不见了。

我小的时候,地里种的主要是红薯和高粱,其他农作物很少。当时有句顺口溜:“高粱面、红薯馍,离开红薯不能活。菜叶汤、照月亮,小孩喝饱光尿床。”我们家的情况本来就这样,后来弟弟的出生和父亲的去世,让家里的生活变得更难了。后来,允许单干,土地分到各家各户了,由于母亲不善耕种,我和姊妹们又小,所以日子依然过得很紧张。到了春夏,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提着篮子跟着姐姐去荒地挖野菜,直到把篮子装满才回家。有一次正在地里寻找野菜,突然有一条蛇向我们爬来,姐姐立刻拉紧我转身就跑,跑回家里才发现挖菜的铲子弄丢了。母亲知道情况后,把我和姐姐紧紧搂在怀里,不停地劝导、安慰我们,随后又带着我和姐姐原路找回了铲子。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对我们说:“土地里的

长虫(蛇)身上三分种,是益虫,会保护庄稼,不咬人。以后再见了不要害怕,更不能伤害它。”听了母亲的话,我们也不再害怕了,再去野外挖野菜胆子也大了起来。母亲过日子精打细算,同样的米面她能掺和野菜粗粮多食用数日,还能做出不同的味道来。弟弟出生的时候母亲睡的是草铺和土炕,家里买不起粮食,那天是邻居七拼八凑送来的鸡蛋等食品让母亲滋补身体。至今我们都对东古墙村陈富禄全家和邻居们心存感激,念念不忘。

母亲流落异乡后,我们姊妹儿人由爷爷奶奶照顾,供我读书到高中。1972年我去青海参加了工作。两年后经推荐,我进入南开大学读书,毕业后长期在青海省机关工作。母亲生养我们所经受的磨难、乡亲们的帮助、爷爷奶奶的恩养和国家的培养,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永远铭记。

儿行千里母担忧。我在青海工作时,生活条件逐步好转,但我母亲心里永远抹不去的牵挂。她虽然年迈体弱,还千里迢迢几次从河南来看我,每次来都带着老家的土特产。母亲说,在外面工作的人吃上老家的东西可避免因不服水土而生病。母亲每次临走时,总要唠叨半天叮嘱我照顾好身体。记得我接母亲第一次来城市是1983年。刚到西宁市那天,亲人们备好了丰盛的午餐,母亲看见上来一大桌饭菜第一句话就说:“这太浪费呀!”用餐时母亲显得很不自在,还推掉我们给她夹的菜。后来每次在桌上一起吃饭,母亲都显得拘谨、谦让,等我们都吃完饭各自上班去了,就把桌子上的饭菜收拾得干干

净净,把家里整理得有条不紊。我忙于工作并没有读懂母亲的内心世界,但是这些点滴经常在我眼前回放,时间越久越感到与母亲的差距。

母亲常说:“人到世上来都不容易,可不能只顾自己,麻烦别人,看到有困难的人,就尽力帮帮人家。”母亲的叮嘱和影响,让我学会了自律,学会了吃苦耐劳和拥有一颗同情心。

我喜欢母亲叫我的乳名,经常听她的遭遇和故事。后来虽然生活好转了,我仍然非常喜欢吃母亲做的柳絮菜、玉米粥和烙馍等。如今,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为过往,杂乱的农家小院里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唠叨和召唤,再也见不到她坐在门口的砖块上给我缝补衣物的情景,再也见不到那个身体瘦弱却时常面带笑容的慈祥的母亲。

人们常说:世上最美的声音是母亲的呼唤。失去了母亲我才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分量。想起我去大西北工作那年与家人分别,我去武陟县农村看望了母亲。分手那天,母亲含泪顶着凛冽的寒风送我,我一声又一声,嘱咐我:“出门在外一定要听领导的话,好好干活,抽空儿给家打个信。”这简单的话让我铭记在心:“暮帷拜母河梁去,白发愁看泪眼枯。惨惨柴门风雪夜,此时有子不如无。”真后悔自己对社会贡献太小,也没有给母亲带来殷实的生活,后悔没尽许多应尽的义务,后悔陪伴、照料母亲太少太少。

母亲的一生不易,我衷心感谢所有关心、爱护、陪伴、帮助母亲走过坎坷一生的人们,特别是她的知遇恩人,更有武陟县的妹妹、妹夫及家人。母亲,孩儿第一次和您分开是生活所迫,虽百折千回却也能和您相聚在一起;而这次您走了,孩儿和您却是阴阳两隔,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想和您说,欲诉不能,只能化作永久的思念。



有感而发

我与《新乡日报》的不解之缘

薛宏新(原阳县)

我与《新乡日报》的不解之缘,仿佛是一场命中注定的邂逅,它不仅是我文学梦想的摇篮,更是我心灵成长的见证者。从初次投稿的忐忑不安,到如今在文学领域小有成就,这份报纸如同一盏明灯,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,让我在文字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方向。

上世纪90年代,那是一个信息尚未如此爆炸,但人们内心却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与渴望的年代。那时的我,血气方刚,心中怀揣着对文学的无限热爱与冲动,渴望有一个平台能让我的文字得以展现。而《新乡日报》就像一位慈祥的长者,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文学爱好者。

记得第一次投稿时,我紧张得几乎无法呼吸。那是我精心打磨的一篇散文,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我对生活的感悟与热爱。我小心翼翼地将稿件投入邮筒,心中既期待又忐忑。几天后,当我看到《新乡日报》上刊登了我的作品时,那种激动与喜悦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心中的梦想在熠熠生辉,那是《新乡日报》给予我的最初肯定,也是我文学之路的起点。

《新乡日报》的可读性,是我与它结缘并持续相伴的重要原因。在那个信息获取渠道相对有限的年代,它不仅是一份传递新闻资讯的报纸,更是一个充满智慧与情感的读物。无论是新闻报道、评论文章,还是文学作品,都让人在阅读中感受到生活的温度与深度。这些报道和文章,如同一扇扇窗,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,也激发了我对文学创作的浓厚兴趣。

我尤其钟爱《新乡日报》的副刊,那里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之地。每一期的副刊,都像精心准备的文学盛宴,既有对乡土人情的细腻描绘,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探讨,激发了我对文学创作的浓厚兴趣。我开始模仿这些作品,尝试用自己的笔触去描绘生活、表达情感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逐渐发现了文学的魅力所在——它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,将人与人的心灵紧密相连。

《新乡日报》的编辑老师,是我文学道路上不可或缺的路引(如苏景义、刘德亮、张佑山、李平、郭振亚、姬光环等)。他们不仅具备专业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,更有着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执着。每当我投稿后,他们都会耐心细致地阅读我的作品,并给出中肯的修改建议。这些建议如同一把把钥匙,打开了我文学创作的新天地。在他们的指导下,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运用语言、如何更深入地挖掘生活、如何更准确地表达情感。正是有了这些专业的指导,我才能够不断进步,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风格。几十年来,我共在《新乡日报》发表散文、小说、故事数百篇。

除了编辑老师的悉心指导,《新乡日报》还为我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。在这里,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,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,但都对文学有着同样的热爱和追求。我们相互鼓励、相互学习、共同进步。在这个平台上,我不仅收获了友谊和成长,更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——它能够让我们跨越时空的界限,共同分享生活的美好与艰辛、人性的光辉与阴暗。

随着互联网的发展,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然而,《新乡日报》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。它积极拥抱新媒体,通过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,拓宽了传播渠道,增强了与读者的互动。这种互动性让我感受到了媒体的力量——它不仅仅是信息的

传递者,更是思想的交流平台。在这个平台上,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观点、分享经验、传递情感。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,使得《新乡日报》在新时代依然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。

在《新乡日报》的陪伴下,我的文学之路越走越宽。我不仅出版了多部作品集,还参与了多次文学交流活动,与来自不同领域的文学爱好者共同探讨文学创作的奥秘。这些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,文学不仅是一门艺术,更是一种社会责任。通过文学创作,我们可以传递正能量、弘扬真善美、促进社会进步。因此,我始终将文学创作视为一种神圣的使命和责任。

回顾与《新乡日报》的这段不解之缘,我感慨万分。这份报纸让我收获了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喜悦。它教会了我如何观察生活、思考人生、表达情感;它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挫折与困难、保持坚韧与执着;它更让我明白了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所在——它不仅仅仅是文字的堆砌和情感的宣泄,更是对人性、社会、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深刻洞察。

在与《新乡日报》相伴的日子里,我见证了它的成长与变化。从最初的纸质报纸到如今的多媒体平台,它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读者的关怀。这种坚守与传承,让我敬佩和感动。我相信,在未来的日子里,《新乡日报》将继续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,引领着更多热爱文学的人们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、成长、绽放。

同时,我也期待着与《新乡日报》携手前行,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时代篇章。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,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信念投入到每一篇作品中。我相信,在《新乡日报》的陪伴下,我的文学之路将会更加宽广和光明。而《新乡日报》将继续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,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,滋养着每一个热爱文学的心灵。

我琢磨着,跟《新乡日报》的情分,还得继续加深加厚。

你说这报纸,它就像村口那棵老槐树,根深叶茂,看着一辈辈人长大,又送走一辈辈人。我呢,就像那树上的叶子,春风吹又生,年年岁岁都围着它转。

我打算,以后有啥新鲜事儿,有啥心里头的小九九,还得第一时间跟《新乡日报》说说。它就像是我的知音,啥都能懂,啥都愿意听。我写的那些小文章,就像是给它送去的家书,虽然不咋值钱,但都是心里话,都是真感情。

我也知道,这报纸不只是关注我的成长,它还得关注天下大事,关注百姓生活。所以,我也得不断学习,不断进步,争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,让《新乡日报》更丰富多彩,也让我自己更有面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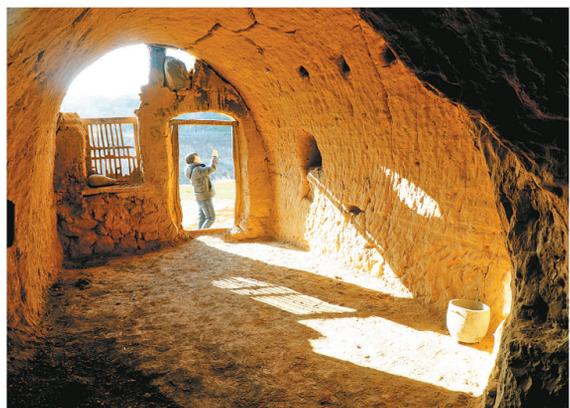
说不定哪天,我也可能成为《新乡日报》的传奇,就像那些老前辈的作家一样,让人家一提起来,就说:“嘿,那小子,跟《新乡日报》可是老交情了!”那得多带劲儿。

总而言之,我跟《新乡日报》这缘分,就像是那黄河水,源远流长,奔腾不息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,这缘分就得继续下去。我得好好珍惜,好好维护,让这段不解之缘,成为自己人生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。



榴花

摄影天地



过客 李青春 摄